

军旅之星

龚允冲



郭富文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军旅之星

龚允冲

郭富文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旅之星龚允冲/郭富文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12

ISBN 7-5033-0836-2

I. 军… II. 郭…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北京朝阳区仰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5 插页:1

字数:104千字 印数:1—7,000

定价:9.00元(膜)

1996年5月18日, 龚允冲事迹报告会前, 总政的领导同志接见龚允冲。



1996年5月6日, 海军的领导同志接见龚允冲。



龚允冲与妻子施娟参加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



龚允冲在分发祖国人民慰问的纯净水。



龚允冲和战友们采集各种珊瑚标本，开辟爱海洋教育园地。



龚允冲在组织战士训练。



夫妻同唱一首歌。

龚允冲在湛江技校给学生签名。



引 子

浊浪滔天的南中国海，给立足未稳的龚允冲来了个下马威。

一场突如其来的飓风席卷着礁盘，巨浪发出排炮一般的轰鸣，伫立在汪洋大海中的高脚屋颤抖着，数十根直插海底的钢柱吱吱作响，随之便扭曲成一团。一排巨浪袭来，海水野兽般冲进屋里，桌椅、床板漂了起来，撞击声、撕裂声、呼嚎声撼动着每个人的心。龚允冲紧紧抱住一根立柱，眼睛死死地盯着铅灰色的海面……

1990年7月下旬的这场强风暴横扫南沙海域，一时间天地浑然、海啸浪涌，大有力夺千钧、毁灭一切之势。这场风暴使数十艘渔船葬身海底，在这一海区巡逻的军舰来不及躲避，被冲上礁盘，留下一堆残骸，我军驻守在南沙群岛的高脚屋都不同程度受损。

然而，守卫在沧海孤礁上的共和国士兵挺过来了。作为守礁官兵优秀代表的龚允冲面对高温、飓风、寂寞、危险乃至死亡，笑傲天涯，创造了连续守礁758天的最高纪录等八项第一，荣登第七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榜首。

南沙咫尺礁盘倾注了龚允冲无限的情与爱，永暑礁上

那个被海水浸锈的邮箱，曾经传递着龚允冲与妻子施娟那跨越万里的心灵对话。一个南沙“与世隔绝”的守礁人，一个“此心只向国门悬”的军人妻子，所有的理解与期盼都寄托在这些信中。这里有与普通人一模一样的日常琐事，有对严酷生活的困惑与求索，有对情与爱的超越与升华。两地书架起的彩虹，一直通向一个南沙军人的情感世界。

……一切都尝试过了
于今，唯一不能忍受的痛苦
仍然是
被灼伤的南中国海
伏在我的背上
抽肩饮泣
……

1

龚允冲给妻子的信

娟：爱妻

你好！

送你和女儿走后，我即到榆林基地集结，现在已经结束。主要是进行了海上生活的适应性训练和体能训练。说来惭愧，当海军十几年了，还没有出过远海。前几天海上训练，我是第一个交公粮（水兵把晕船呕吐称交公粮）的，领导说我这种晕船法，到南沙有苦吃。但我个人倒没什么压力，我想，抗晕船也是可以练出来的。

说句心里话，总部机关要调我，我不是不知道北京好，机关优越性多，但我对南沙情有独钟，这里需要我。一个军人，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挺不起腰杆，一辈子都直不起腰来。我这种选择和爱是两回事。我爱你和女儿，看你们回到乡下，我的心里也不好受。

我前几天专门到机关找了几张南沙的照片，现在寄给你。想我时，冲就在你身边。

娟，好妻子，你的丈夫是去为祖国守海防的，你怎么可以哭呢？他不需要眼泪，只要壮行酒。

吻你！

你的冲

1990年3月10日

妻子给龚允冲的信

冲：夫君

你好！

你从榆林寄给我的第四、第五封信，及五张照片都如数收到。从照片上看，永暑礁像一艘船漂泊在海洋中。你即将离开榆林赴南沙，在孤独的小礁上，将度过360个日日夜夜，凭我的想象你一定会孤单的。因为就那么大天地，吃、住、工作全在上面，条件肯定是相当艰苦的。但你已选择了这条路，海疆需要热血男儿去守卫，所以希望你勇敢、圆满地走完。说实在的，为了你，到部队几天就带女儿匆匆回来，我心里多少有些想法。既然给你说服了，那我就毫无怨言地支持你，让你全身心投入工作。不要在那儿老惦记家里这事那事，要知道家中还有你能干的老婆，你

别笑我自夸，请相信我完全能胜任。

冲，告诉你，3月2日，中央电视台播放电视系列片《万里海疆：南沙在呼唤我们》。从电视报上看播出时间是20点30分，播出时提前了15分钟，待我开机，已接近尾声，遗憾没有完整看到。永暑礁在镜头中一晃而过，看到高脚屋在海水中，条件相当艰苦，但我看到战士们以苦为乐，在海水中摸鱼捡贝壳，其乐无穷。我的爸爸妈妈在家里也同时收看。所以请你记住，虽然你远离我们千山万水，但关注你的人不仅仅是我和女儿。望你努力工作，干出个样儿来。

早晨，又收到你在上船之前写来的信，我是边看信边流泪，你的心情，作为妻子的我十分理解。从现在起，只能你自己处处小心谨慎，保护自己。我和女儿将从你起航这天起，天天为你祈祷，愿我的夫君在南沙平安无事，一年之后平安地回到我们母女俩身边，共享天伦之乐，再不分开。亲爱的，为我和女儿，你要格外小心，多加保重，懂吗？

女儿各方面都很好，请放心，下次信上再见！

多保重！

你的娟

1990年3月23日

1990年春节过后第一个星期三的上午，龚允冲下班后又在办公室呆了半个小时，当他怀着兴奋的心情走回机关单身宿舍时，妻子施娟和女儿思思已在餐桌前等了多时了。

“加班了？快坐下来吃饭吧。”妻子一边给他打着招呼，一边给他的碗里装米饭。

龚允冲笑了笑，抱起女儿亲了一口，问道：“思思上午想爸爸没有？”

“没有。妈妈上午教我做手工，后来我跟妈妈去买菜，再后来就等你吃饭了。妈妈说你不回来我不能先吃，我有点不喜欢你了。”三岁的女儿思思说得很认真。

“就因为等爸爸吃饭了。”

“不，还有下班回来没有给我带糖。”

“好，爸爸从明天起改正。快洗手去，然后再吃饭。”

小思思把嘴一撅：“爸爸就是麻烦。”

妻子和女儿是十天前千里迢迢、历尽艰辛从苏北老家赶来部队同龚允冲团聚的。腊月二十五，在武汉转车时买不到车票，找不到旅馆，母女俩住在一间地下室里，半夜两人发高烧，连一口开水都没有喝到，施娟撑着身子下床去，腿一软倒在地上，头上磕破了皮。第二天她们买了一个塑料凳，硬往火车上挤，多亏了一个列车员开恩，母女俩才得以在春节前赶到湛江，到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龚允冲想到这一切，心中一下子乱了阵脚，他本来是

要把一个决定告诉妻子的，但突然间难以启齿。于是便改口对妻子说：“小娟，拿酒来，今天我陪你喝一杯。”

妻子一愣：“这是犯的那门子神经，咱一家人都不会喝酒，过年就没买白酒，有一瓶葡萄酒，你喝？”

“喝。”

思思打来湛江，第一次这样高兴，因为爸爸特批她喝一杯葡萄酒，而且爸爸的话也多了起来，不像前几天老是板着面孔训人。

三杯酒落肚，龚允冲脸红得像灯笼：“小娟，你嫁给我这几年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夫妻难得团聚一次，真是对不起你呀。”

妻子放下筷子，满心狐疑：“干什么这样悲壮，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龚允冲又喝了一杯，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妻子：“小娟，过几天我要到南沙去了。”

“去就去呗，快去快回，俺娘俩等你回来，咱们再一起回老家，你答应过送俺们回去的。”施娟有些不快地说。

“我是去南沙守礁的，一年半载回不来，电话不能打，连通信都很困难，几个月才能收到一次信……”

龚允冲没说完，妻子已经离开饭桌，倒在床上抽泣起来。

“你看看，我就知道你这样，本来想再晚几天告诉你的，但又怕你感到突然，晚说不如早说，好让你思想上有个准备。”

龚允冲不会安慰妻子，一遇到这种场面就更是束手无策了。

南沙，对于一名海军军人妻子的施娟来说并不陌生。过去，她多次听丈夫谈起南沙，在家里，她特别关注南沙的报道，她从电视里看到过我军驻守的高脚屋，那是用几根钢管扎在海水里支起的铁棚子，大海茫茫，就那一座孤零零的高脚屋，汹涌的波涛冲击着礁盘，一艘小艇驶过去，人们朝高脚屋卸东西。施娟第一次看到这个场面还是在父母家中，她真的为守礁战士的英雄气概感动过。她同父母亲一起议论，说允冲的部队就是守卫南沙的，这些人都是允冲的战友，当时并不知道允冲也会去守礁，只是感到南沙太苦了，战士们太可爱了，甚至有些可怜。没想到，丈夫即将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就在这天晚上，夫妻俩先把女儿哄睡，然后两人依在床上，来了一个彻夜长谈。

南沙，南沙，龚允冲似乎听到浪花的呼唤。

南沙群岛有 82 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相当于 8 个江苏省大，由大小 230 个岛屿、沙洲、暗礁组成。南沙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是我国最大的热带渔场，盛产名贵的石斑鱼、龙虾、海龟、玳瑁，还储藏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更重要的是，南沙是一个巨大的石油、天然气宝库，现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储量就有 350 亿吨，这是大自然遗留给我们的宝藏。但自 70 年代以来，一些周边国家相继出兵侵占了南沙的岛屿，大量地开采石油、天然气，这是从我们

民族的肌体上在抽血。我们的海军舰艇部队从 80 年代初就前去巡逻，从 1988 年开始，由陆战部队在南沙 6 个礁驻防。龚允冲知道，作为一名军人，去南沙守礁是责任，也是很光荣的。

对南沙的这些情况，过去施娟从丈夫的口中断断续续听到过一些，这也算不了什么机密。这次她拖儿带女赶在春节客流高峰期来湛江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春节前随军的指标已经批准，她可以结束同丈夫牛郎织女的生活，带着女儿到湛江安家落户了。她在两年前来过一次湛江，虽然不是什么大城市，但景色不错，气候温和，生活水平也不算高，据说还是沿海开放最早的 14 个城市之一，发展的潜力很大，无论从哪方面讲，都要比苏北农村强得多。她和女儿就要成为城市人了，这是多少农村姑娘羡慕的，也是她期盼了几年的，这次来看一看，定定点，回去以后就能办随军手续了。

第二个目的是来湛江告别的。春节前允冲写信说海军总部准备选调一名业务强的参谋，组织上推荐他去，他还没有拿定主意，因为北京城市大，人生地不熟，工作上要求也会更高，怕不能胜任。如果调令到了，他也只能赶着鸭子上架，去了好好学习，尽快适应。施娟接到信也高兴了一阵子，如果丈夫进了北京，以后到北京旅游也有住的地方了，说不定还能够随军过去，母女俩可以成为京城人了。不管是走是留，这次来湛江看看都是值得的，因此才不辞辛苦来到湛江。没想到，龚允冲北京没去成，湛江没

留住，却一下子到了南沙，真是太突然了。

施娟问他：“你去南沙是组织上的决定还是你自己要去的？”

龚允冲毫不隐瞒：“是我自己要求去的。”

“为什么？”妻子大惑不解。

“前几天舰队首长指示要从机关为南沙守备部队挑选一名参谋，不少人都愿意去，因为那是直接去守卫南沙，从条件上看，我的条件最好。”

至于什么条件，龚允冲当时没有告诉妻子，他在申请书上却写得一清二楚：“我有14年的专业技术工作经历，具有到南沙守礁的业务能力；经过大学三年外国语深造，具有开展南沙参谋工作的特殊条件；参加过两次实战的作战值班，具有处理各类复杂情况的经验；在舰队机关工作多年，具有与各业务部门联络协调的能力；身强体壮，无任何疾病，具有南沙守礁所需要的特殊体质。”

五条硬梆梆的条件，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舰队首长批准了他的请求，只等通知一到便参加集训，然后开赴南沙。

施娟对部队的一套程序并不完全了解，但她知道积极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去是容易被批准的。结婚这么几年，她了解丈夫的脾气，他有他的事业，他有他的追求，他愿意干的事情谁也阻挡不了，他认准的道三头牛也拉不回头，而且这人还有些武断，自己工作上的事从来不跟家里人商量，你要是问多了他还会烦起来，甚至会训人的。

不过，这天晚上龚允冲不但没训人，还表现出真诚的歉疚，甚至还讲了些心里话。他对妻子说：“咱们结婚这么多年了，我也没有给你买过金银首饰和一件像样的衣服，家也不像个家。我父母那边病的病，残的残。我的工资全部投进去也不够，还给你带来很多拖累，如今孩子都三岁多了，后年就上学了，这学费也贵得很，咱得有点积蓄呀。我这次要求去南沙，其中也有这点私心，我听说那里艰苦，补助高一些，又没处花钱，一年下来连工资能拿到一万元，这对于咱们这个家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随军的事批是批下来了，但是你看那个家能离开你吗？奶奶已经卧病在床三年了，也没有几年阳寿了，我这长孙当兵在外伺候不了，你就在家替我尽点孝心。咱们还年轻，随军的事推迟几年办也不迟，等我从南沙回来，手里有了钱，咱把家好好整一整，随军来了也有个窝，你说行不……”

妻子没吱声。龚允冲推了推她，她才如梦初醒，喃喃地说：“说不行还管什么用，有你这些暖心的话就够了。你知道我这人最容易哄，你就放心去吧，别把身体搞垮了就行。”

“我的身体不用你担心，从小吃苦习惯了，就是苦一点，咬咬牙就过去了。要是我明明知道南沙需要我，却没有胆量去，那才会后悔一辈子哩。”

“那你准备怎样打发俺娘儿俩？”

“说心里话我是舍不得你和女儿回去的，路上遭了那么大的罪，假期还没有满，就再坚持几天，等接到通知那天

你再走。”

“.....”

一周后，龚允冲挥泪送别了妻子女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去南沙的征程。

南沙，天之涯，海之角。

南沙离我们遥远吗？

让我们回顾一下南沙的历史与现状，也许能够帮助读者更准确地认识龚允冲在面对进京和家属随军双喜临门的情况下，为什么要选择南沙。

据史料记载，在二千多年前的汉武帝时期，中国人首先在南中国海发现了一群由珊瑚虫分泌的石灰骨骼堆积而成的珊瑚岛礁，这就是今天的南沙群岛。唐朝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南沙群岛正式划归琼州府管辖。

1933年，当时的法国殖民主义者侵占南沙群岛，激起中国人民群起抗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为维护海上交通线，在1939年侵占了南沙群岛。1945年二战结束，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协定，日本把南沙群岛的管辖权归还中国。1946年，国民党政府军政要员乘军舰“太平号”、“中业号”接管南沙群岛，并在其太平岛驻军行使主权至今。1947年，南海诸岛各岛礁的名称被正式核定，南沙群岛由广东省管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曾多次重申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并于1959年3月海南行政区在西沙永兴岛设立了“西、南、中沙群岛办事处”。长期以来，中国对南沙